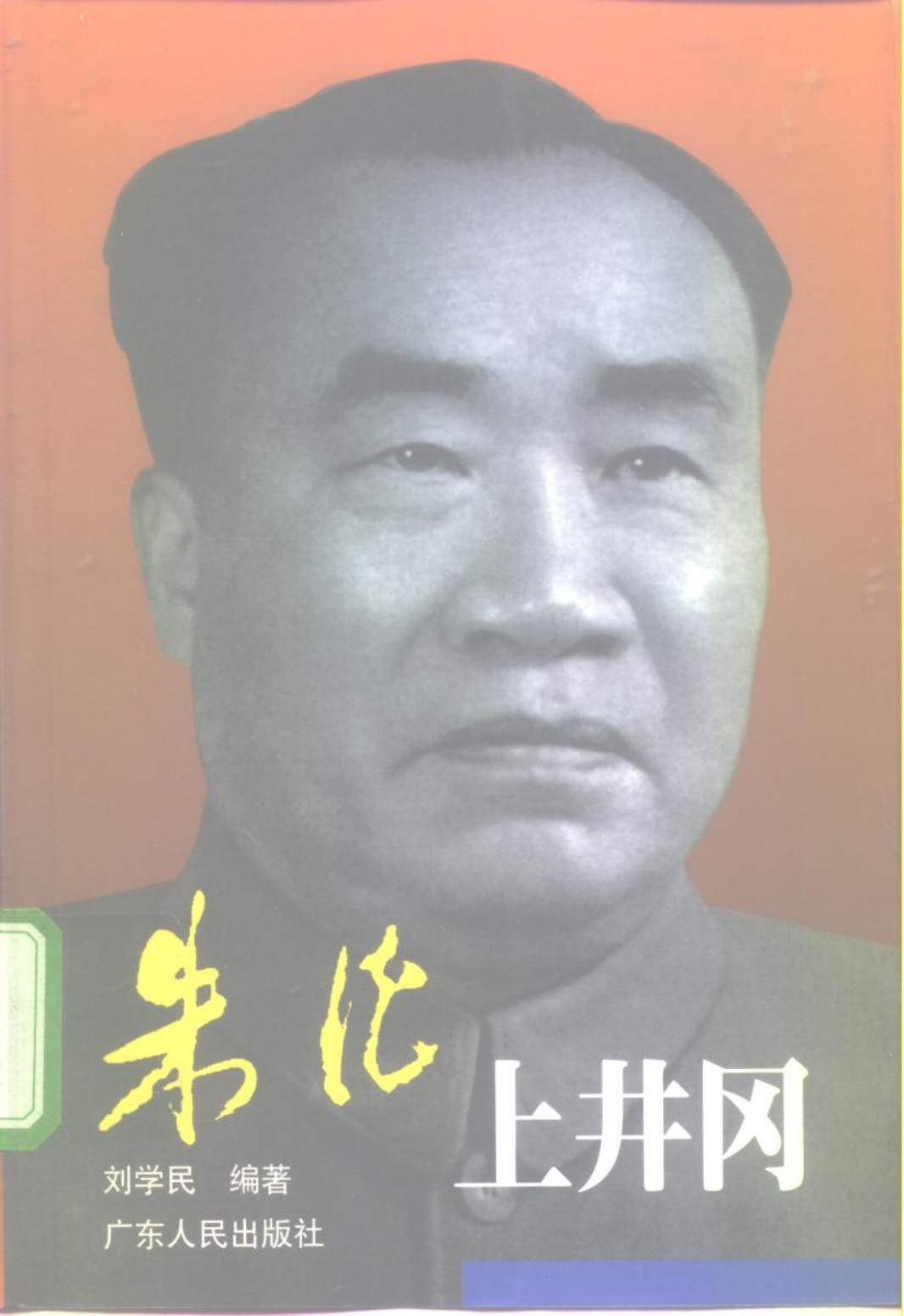


A large,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Zhu Rongji, the 9th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rves 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book cover. He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dark jacket,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rtrait is a solid reddish-brown color.

朱化

上井冈

刘学民 编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0100828

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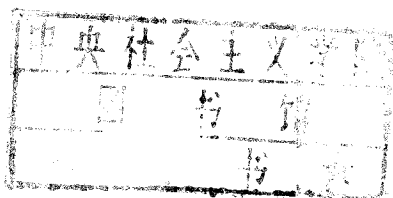
上井冈

刘学民 编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08284



责任编辑：谭天河

封面设计：张永齐 刘晓菁

责任技编：黎碧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德上井冈/刘学民编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10

ISBN 7—218—02536—6

I. 戎…

II. 刘…

III. 朱德—生平事迹

IV. K825.2

朱 德 上 井 冈

刘学民 编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世纪电子媒介有限公司排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二二工厂印刷

(厂址：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墓塘路 61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 插页 150,000 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218—02536—6/K·634

定价：1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在“湖广填四川”
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 1
- 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值
得我永远回忆 22
- 我念过私塾,考过科举 34
- 我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
同盟会 52
- 云南起义时,我为队官,参加攻打总督衙门 68
- 我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巧妙地利用山地作战,
以少胜多 81
- 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代我斩断 93
-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我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 105
- 我在德国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参加了
中国共产党 127
- 南昌起义前夕,我的任务是宴请朱培德下面的
一些军官 136
- 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天心圩进行初步整顿,我
召集军人大会,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53

朱
德

上
井
冈

DE 6/11

● 我们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同他合作，兵员、 枪弹、被服、医药都得到补充，部队也得到 休整	173
● 我们把队伍伪装成国民革命军，开进宜章城， 打响了湘南暴动的第一炮	186
● 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红四军，毛主席为党代表， 我为军长	198
● 在井冈山时，仗都打得很漂亮，最有名的是 三占永新城	205
后记	222

朱
德

上
井
冈

●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配，每年除夕就分配好一年的工作。

……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〇〇）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

朱德

上井冈

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

——《回忆我的母亲》（1944年4月5日）

在中华锦绣山河的西南腹地，有一座大巴山，它西北从嘉陵江的源头起，向东南沿着川、甘、陕、鄂四省的边界绵延千里，直至长江边的巫山；北面与高耸入云的秦岭相望；南面呵护着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盆地。

大巴山横亘在“天府之国”北部的边缘，犹如一道天然屏障，隔绝了巴蜀古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所以，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成了千古绝唱。然而，它是一块人杰地灵的宝地，不仅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巴山蜀水还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英雄儿女，造就了许多许多名人贤士。

在大巴山南麓的重山叠峦之中，隐没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仪陇县。据史书记载，仪陇县古称“方州”，建立于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天监元年（502），由于城址建在山顶部的平地上，故得名“仪陇”。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在仪陇设方州，将州、县治所迁至金城山上。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将县城迁至金城山山腰，依金城山的天险为城，直至今天。



仪陇县城是典型的山城，位于四川盆地的北部边缘，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土地贫瘠。是“天府之国”的穷乡僻壤。

在仪陇县城的东南方有一座形状酷似马鞍的大山，人称“马鞍山”。山前有一个平坝子，每逢农历的初一、初五和初八，四乡八邻的农民都聚集在山前的坝子里赶场。所以，人们就称这里为“马鞍场”。

马鞍场的西南耸立着一座小山，叫“琳琅山”。这里满山苍松翠柏，绿竹成荫，盛开着各种山花。从上空俯视，琳琅山形似一个大五角星。秋末冬初，琳琅山枫叶满山红遍，犹如红色的海洋；晴天，琳琅山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就像一颗闪闪的红星。到了春天，琳琅山到处盛开着血红血红的映山红、紫蓝紫蓝的牵牛花、雪白雪白的山桃花，层层梯田里是深黄深黄的油菜花，显得五彩缤纷，琳琅满目。

琳琅山西麓有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叫“李家湾”。村里有一个叫丁邱川的大地主，方圆十几里的田地都是他家的。这李家湾曾改名为“丁家湾”。李家湾西头有一座丁家的米粮仓，已多年不存放粮食，只放些柴草。后来，这破旧的小仓房成了丁家佃户的栖身之地。

1886年12月1日（农历丙戌年冬月初六），在寒风刺骨的大雪天里，一个幼小的生命“呱呱”落地，来到贫苦的佃农家里。他，就是朱德，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中国红军之父、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朱德祖籍广东韶关，客家人。“湖广填四川”时移民到四川。

早在明末清初，由于连年战乱，瘟疫流行，四川遭到百年不遇的天灾人祸，百姓大量死亡，赤地千里，田园荒

朱德

上井冈

3

芑。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从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地大量移民至此，到清康熙年间前后持续有百年之久。当时，从湖广道管辖的湖北、湖南、广东一带移居四川的人最多，所以有“湖广填四川”一说。

朱家入川的第一代人是朱仕耀。他携儿带女，千里跋涉，一路艰辛来到四川。先后在广安、营山一带以经营小本生意维持生计。到了第三代朱文先时，才在营山落了户。乾隆末年，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朱自成从营山迁到仪陇县的马鞍场，开荒种地，养家糊口。传到朱德这一辈，已经是第八代了。

朱德的家谱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以二十八字韵文（“发福万海从四克，有尚成文化朝邦。世代书香庆永锡，始蒙技术耀前章”）排列。朱德的曾祖父是“朝”字辈的，叫朱朝星。祖父是“邦”字辈的，叫朱邦俊，排行第三。大祖父朱邦楷，二祖父朱邦举，四祖父朱邦兴，幺祖父朱邦久。父亲是“世”字辈的，叫朱世林。他家祖祖辈辈都是憨厚、朴实、勤劳的农民。在朱德父亲朱世林的墓碑上明文记载着：“籍起粤东，分支蜀地，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业为农。”

朱德出生后，祖母担心他不能存活，按照当地农民的习俗，以家中饲养的动物命名，取名叫“阿狗”，大家都叫他“狗娃子”。说这样就可以骗过那些残害小孩子的妖魔鬼怪，保他一生平安。按朱氏家谱，朱德是“代”字辈的，所以正式取名为代珍。入私塾时，先生为他取字玉阶；后来，参加县的科举考试，改名朱建德；再后来，报考云南讲武堂，才改为朱德。这些都是后话。

朱世连既是朱德的伯父，也是朱德的养父。他为人忠厚老实，治家严谨，精明能干，识字虽然不多，但持家有



方。手头有几个钱，该怎么用，家里需要添置些啥子用具，他都能算计得省了又省。他目光远大，所以竭尽全力支持朱德读书上学。平时，他常常为朱德的祖母出谋划策，安排全家大小十多口人的生计。伯父给朱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朱德的成长道路的选择起着极重要作用。朱德的伯母刘氏，是善于操持家务的农村妇女。她和伯父恩恩爱爱，和睦相处，从不吵嘴打架。他俩没生儿女，朱德一生下来就招他们喜欢，两岁那年由长辈们做主，过继给他们抚养。他们待朱德如同亲生骨肉，十分疼爱。这对朱德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朱德的祖父朱邦俊，在世九十四年。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朱邦俊上一辈还有祖业田三十挑（五挑合一亩），但到了他这一代，兄弟四人，全家二十多口，仅这一点土地已无法养家糊口。到了1882年，他便把七挑多土地和三间茅草房典了三百吊钱，租下琳琅山下李家湾地主“丁阎王”丁邱川的八十挑田地耕种。从那以后，朱家便沦为苦难深重的佃农。

在朱家掌握统领权的，不是朱德的祖父，而是祖母潘氏。潘氏十分勤劳肯干，善于操持家务，既有组织指挥才能，又有经济头脑，在全家上下威信很高，男女老少都听她的。她打破了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旧传统，掌管着全家生产和生活上的大事小事，实际上是全家的主持者。每年的除夕，朱家再穷，也要图个祥和吉利阖家团圆。她把全家老少男女召集在小屋里，围坐在一起，一面守岁，一面吃炒花生，算是团聚，辞旧迎新。在这除夕的夜里，她会把下一年每个人的活计安排停当。平日里，全家男女老

少都很认真地按照她的安排，分工劳作，没有一个偷懒的，也没有一个讨价还价的。她说的话都是算数的，谁也不会违抗。

潘氏安排生产，既有长计划，又有短安排，全家每个人对自己在一年里负责做些啥子事都清清楚楚的，一天里负责干些啥子活计也都明明白白的。男人和身强力壮的妇女都得下地干活，剩下的妇女和小孩在家里干活，如喂猪、割草。就连煮饭，她也立有规矩：四个儿媳，按顺序排，一人煮一年，轮流转，谁也别挑拣。小孩子除了砍柴、割草，还得放牛，大的带着小的相互帮助。每天早晨，她一声吆喝，全家人就迅速起床，各就各位，从早晨天色微明，便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停地劳动着，只有吃饭时才停一下，直忙到夜色苍茫，才去休息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还得不到温饱。

潘氏安排饭食是按劳动的情况定的。每顿饭都是男人先吃，然后才轮到妇女和小孩吃。至于吃多吃少，则根据年龄大小和干活轻重来定。贪吃的孩子还觉得没有吃饱就被撵下饭桌了，孩子们总觉得肚子是饿的。仪陇产水稻，即使风调雨顺好年景，收下的稻谷除了交租外，已所剩无几了。平时，朱家的早饭是高粱稀饭，还得加上豆子、红苕和青菜，再加上一小碗咸菜；午饭是高粱加少许大米掺和着红苕煮成的干饭，加上一小盆青菜汤或南瓜汤，但就是这种饭也不是一年到头都能吃到的；晚饭基本和午饭差不多，但农闲时只有两餐，晚饭就不吃了。朱德曾回忆说：“我从小就是饿着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好像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

生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并肩的士兵走来走去。习惯了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也就不觉苦，长征过毛尔盖时觉得也不过我们那样子。”

潘氏很会精打细算，全家人谁的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穿，谁该添制新衣新裤了，她都心中有数。因为不是人人每年都能做新衣，全家大小都很珍惜自己的穿戴，都知道每一件衣服、每一双鞋子来自不易。一件衣服总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过老三穿，破了补，补了破，破了再补、补丁一层又一层，直到无法再补、无法再穿时才不要。祖母的勤劳和组织才能，给朱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朱德不止一次地讲道：祖母是全家的组织者。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里，朱德一家受尽了地主豪绅的剥削和欺压，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读书人，深知没有文化的苦衷，于是，宁愿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也要培养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有远见的伯父朱世连对自己的父母和兄弟说：

“要想不受欺压，要想出人头地，要想光宗耀祖，就得勒紧裤带，供几个识文断字的人，没别的路子可走。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牛，顶多只能耙田耕地卖蛮力，一辈又一辈，还是穷光景。为了这个家，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再苦再累，也要撑着点，送几个娃儿去读书，就是成不了气候，能识几百个字也算，还可帮家里记个账，写个啥子，总比都是睁眼睛子强些嘛！”

朱世连积半世经历所发的高论，家里的大人们都觉得是个理。但是，这毕竟是关系到全家命运的大事，一时大家还下不了决心。那些日子里，大人们半夜半夜地在议论这件事，全家都觉得是该送娃儿去读书，就是家底太穷了，没有钱怎么办呢？最后，大人们都下决心，生活更加

节俭，不乱花一分钱，甘愿倾其所有，甚至借贷，也要供出一两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这样，朱德成了子弟中的幸运者，终于有了读书的机会。这成了他人生道路的新起点。

1892年，朱德六岁。朱家的老人们把朱氏三兄弟送进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馆就读。打那以后，朱德走进了知识的海洋，渐渐地认识大千世界，直至最后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朱氏三兄弟入私塾那一天，朱家格外忙碌，像过喜庆的日子一样，非常隆重，又非常欢乐。三兄弟都穿着一身只有逢年过节或走亲戚时才穿的干净整洁的衣服，那一双双常打赤脚脚上也都穿上了新打的草鞋，天门上的头发剃了个精光，后面的头发洗得干干净净的，编成清清爽爽的辫子，还戴上了特地买来的黑瓜皮小帽。

吃过早饭，朱氏三兄弟端端正正地站在堂屋的正中，面对上方坐着的祖父、祖母。全家围着这三个穿戴整齐的孩子喜笑颜开，有说不出的高兴。是啊，这是朱家三个孩子新生活的起点，也是全家人的希望所在，是朱家头一桩天大的喜事。

祖父朱邦俊面对三个孙儿，非常严肃地指着神龛上的“天地君亲师”牌位，说：

“我这一辈子没有读过书，也不识几个字，但这五个大字我认得也背得。‘天地君亲师’最后一个字是‘师’。这‘师’远一点指的就是孔老夫子，近一点说的就是你们的先生。历朝历代都尊重先生。俗话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从今天起，你们都要认认真真听先生的话，好生生地读书，不能有二心。要为我们朱家争口气，为我们祖先争个光。今后，我们朱家就靠你们了！”

祖父的话语重心长，刻骨铭心。走出家门去读书的那一刻，朱德终生难忘。

五十多年后，他回忆起那一天的情景时，说：

“入学那天，天还没亮，全家都起来了，看着要上学去的孩子洗好脸穿好整齐的衣服，又谆谆告诫说，要绝对服从先生，不许有二话，因为师生关系仅次于父子关系。吃过早饭，老大、老二、老三随着大伯父像执行神圣的任务一样出了家门。全家老小直送到家门口。”

药铺垭私塾馆的先生叫朱世秦，算起辈分来，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此人读过几年书，初通文字，还在县城的中药铺里当过两年学徒，懂得一点中医之道。后来，他在琳琅山的半山腰盖了一栋茅屋，正房做了私塾馆，旁屋的一间开了个中药铺。所以，乡亲们把他住的地方叫“药铺垭”，把他开的私塾馆叫“药铺垭私塾馆”。

大伯父带着朱氏三兄弟拜过师后，朱世秦先生按照朱氏家谱的辈分，给老大牛娃子取名为朱代历，老二马娃子取名为朱代凤，老三狗娃子取名为朱代珍。“朱代珍”成了朱德最早的大名。

当时的学生中，朱德的年龄最小，还不足六岁，但他聪明、刻苦，学习特别专心。那时，私塾里没有数、理、化一类的书，遵从的是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然后读《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循序渐进，读完一本再读一本。教授的方法也很简单，一天学几段，老师读一句学生跟着读一句，读几遍后学生能自己读了，就由学生自己去读，直至能背诵下来为止，然后每天都要朗读和背诵前一天学的。日复一日，直到学生把一本书能全部背诵下来了，先生才开讲，讲解书内的意思是什么。此外，就是写字。那

时写字用的是毛笔，墨要自己在砚台上磨。写字也是从描红开始学，然后临摹。

朱世秦先生很忙，教书、看病、抓药，都是他一个人干。有人来看病或者抓药，他就放下书去做他的营生。这样，难免影响教学质量。朱氏三兄弟在药铺垭读了一年书，确有长进，除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外，还读了《大学》、《中庸》、《论语》等。朱世秦先生不是秀才，已很难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于是，朱家决心把朱代历和朱德送到丁家私塾去就读，因为那里的先生是秀才，颇有学问。至于代凤，则由于不爱学习，再说朱家供三个娃儿上学也确实够困难的，他就回家务农了。

丁家私塾，是财主丁阎王家办的，要进他家的私塾，不仅每年要交七十石稻谷，而且只让朱代历和朱德上半天学。朱家为了实现供个读书人出来支撑门户的愿望，对这样苛刻的条件也认了。他们已经花掉了原准备赎回大湾旧屋的积蓄，此时只得去东挪西借了。这笔债，一直到朱德当了滇军少将旅长后才还清。在丁家私塾学习的两年中，朱家两兄弟受尽了地主家少爷的欺辱。这里除了他俩外，其余三十六名学生，一色都姓丁，叔、伯、兄、弟都是自家爷们。丁氏众人用鄙视的眼光看朱家兄弟，怎么看怎么瞧不起。他们对丁家私塾来了两个外姓人实在恼火，千方百计找岔挑衅，故意怪声怪气地把“朱”喊成“猪”，也写成“猪”，以此来取笑和污辱他俩；有时，还惹是生非，借故拳打脚踢朱家兄弟。朱家兄弟总是记着大人和老师的话，尽量忍让，不予理睬。

一天，朱德在自家树上摘了一个梨，带到私塾后让丁家少爷看见了，丁家少爷抢去就啃，还恶语伤人，说：“梨子是人吃的，哪个见过‘猪’（朱）吃梨子！”

这一下，朱德实在无法容忍了，就同他理论起来：“我的梨子，你为啥子抢去？……”

此话一出口，丁家的少爷们便一拥而上，劈头盖脑地对朱德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朱代历上前阻止，同他们评理。丁家少爷们对朱代历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朱家兄弟实在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两人齐心协力拼命还击。丁家少爷虽然人多势众，但他们一个个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哪个也不是朱代历和朱德的对手。

正在这时，先生来了。他吼住了朱代历和朱德，并罚朱家兄弟站了好一阵子。朱代历和朱德虽然觉得这样处理太不公平，但知道先生也有难处呀！事后，先生对朱家兄弟好言相劝说道：“你们要学会忍耐。你们在丁家读书，不忍怎个读下去？不忍非君子呀。”并鼓励他们，说：“要刻苦用功。古人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们要能吃得下常人吃不下的苦，要能受得常人受不了的气，将来才能出人头地，才能有所作为啊！”

又过了一年，朱家实在负担不起两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了，代历也回家种田去了，只有朱德继续在丁家私塾里读书。朱德受的屈辱比原来更多了，但他牢记家人的希望和老师的告诫，再大的委屈也能忍耐。在私塾里刻苦学习，回到家里特别勤快，挑水、劈柴、放牛、割草、拾肥，样样农活都学着干。他觉得，全家劳动供养自己读书很不容易，自己应尽量多干点活才是。

1894年的春夏，川北山区干旱严重，再加上头年冬天只下了一场小雪，大片田地无法下种，田里旱得都裂开了口子，种下的禾苗都枯死了。大批的灾民扶老携幼，远走他乡，四处逃荒。

这年的夏天，川北的灾民成群结队去“吃大户”。……

天，朱德正巧在家，突然听到从远处传来呐喊声、号叫声，而且越来越近，不晓得发生了啥子事情。接着，又传来了一阵阵紧锣密鼓声，原来是丁阎王在召唤人们去为他护家守院。丁阎王平时把佃户当牛当马，在这要赌上性命的时候还要佃户去送死。朱家的大人们都默默地坐在堂屋里叹气，谁也没有出去。渐渐地，脚步声、呼喊声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冲击着小山村，回荡在山坳里：“吃大户啰！吃大户啰！”愤怒、悲怆的呼号震撼着朱德幼小的心灵。他问大人：“啥子是吃大户？”大人们觉得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也顾不得回答他。朱德心中的这个疑团便一直结着。

第二天，朱德在路边割草时，看到了数百名官兵，一路吆喝着飞驰而来，那“噉！噉！”之声，听了令人毛骨悚然。他立即藏身到丛林里，亲眼看到大路上过来一队兵马，全是身穿黑衣、黑裤，头上包着黑巾，脚上穿着绳鞋，衣衫的前胸后背都缀着一个好大的白底黑字的“兵”字，提着火枪，背着大刀，在几个顶戴花翎的官爷指挥下，正在追赶着六七百个“吃大户”的灾民。只见硝烟弥漫，火光冲天，一群一群衣着十分破烂的灾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倒在血泊中，真是惨不忍睹。

第三天，几个到朱德家投宿的过路人说，这些灾民就是由于灾荒和饥饿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才携儿带女出来“吃大户”的。他们一路逃荒，遇到有地主的大宅院就拚死冲进去，打开粮仓，拖出猪羊，大吃一顿。然后，又顺着大路漫无目标地向远方走去，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地主老财闻风丧胆，官府就派兵一路追杀。这时，朱德像是明白了许多，原来贫苦农民为了活命才被逼“吃大户”的。